

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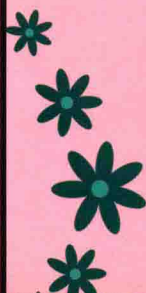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
社会出版社

张简
著

暖词平生

我本是庸碌红尘中一普通女子，此生注定，只想与一个相爱的人在暮色四合的院子里，相守到老。少女时代的梦从此就湮灭在平淡真实的生活里。偶然回忆起高中时代，只是在心头掠过一丝波纹，旋即平静，未留痕迹。

这就是我漫长而短暂的青春的一个小插曲。在花开的年代无暇顾及花香，绽放了笑脸却无缘相识。那么，就让自己无法也不能转身时，侧身听一听这来自青春的乐声，不是感伤的歌，是在繁杂的生活中多一点快乐片段，以抚慰我们曾经有梦现在也会有梦的心灵。



暖词 平生

张简 / 著

中国社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暖词平生 / 张简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出版社,
2013. 8

ISBN 978 - 7 - 5087 - 4468 - 1

I. ①暖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29342 号

书 名: 暖词平生

著 者: 张 简

责任编辑: 魏光洁 刘云燕

出版发行: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: 100032

通联方法: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

电 话: 编辑部: (010) 66026807 (010) 66061723

邮购部: (010) 66081078

销售部: (010) 66080300 (010) 66085300

(010) 66083600

传 真: (010) 66051713 (010) 66080880

网 址: www.shcbs.com.cn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: 155mm × 225mm 1/16

印 张: 17

字 数: 230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5.00 元

城市慢镜头

- 城市 拒绝怀旧 / 3
手机 手机 / 5
公交车掠影 / 8
古城广场 / 12
婚纱 牵起的爱与痛 / 15
慢镜头 / 18
名片时代 / 23
证件人生 / 26
卡 歌 / 29
洗 脚 / 32
彩 票 / 35
城市 在彼岸 / 38
戏里戏外的慢板 / 40
我的黑发谁做主 / 43
文化茶馆掠影 / 48
米面夫妻 / 51
电影的华丽和没落岁月 / 53
机关檐前的流浪者 / 56
我也成了房奴 / 58
藏獒张小龙 / 61
柳荫下的茶座 / 64
我的那些芳邻 / 67

警姐记事

- 从警序曲 / 73
从警记之刑警往事 / 76
这一片安静的天空 / 80
机要室琐事 / 83
晋督培训琐事 / 91

心灵短章

- 雾样年华 / 103
今夜 打开那些疼痛 / 105
流 年 / 109
春雨 是一种语言 / 111
镜里平生 / 113
成长的疼痛 / 115
打开心灵的窗口 / 117
慢慢地陪着你走 / 119
巨椰是如何炼成的 / 121
美色与美食 / 123
青春的印痕 / 126
听 雨 / 129
夏雨花 / 131
现在的妈妈 / 133

心 盲 / 136

扬 麦 / 138

阳 台 / 140

移植乡愁 / 142

在繁华中转身 / 144

重活的风景树 / 147

做一片自己的叶子 / 149

老家记忆

乡村的月光 / 153

舌尖上的花 / 156

民俗酿出的年味 / 167

自行车 / 175

书 信 / 178

老圈椅 / 181

夫妻陶 / 184

双耳瓷瓶 / 186

四扇屏老字画 / 188

老条几 / 190

樟木箱子 / 192

风 箱 / 194

马 灯 / 196

磨 石 / 199

柳树林 / 201

辘轳老井 / 204

古书乱弹

白素贞的错误 / 209

色戒 情之戒 / 211

为宋江说句公道话 / 216

晴雯 摆错了自己的位置 / 218

林黛玉为何不吃袭人的醋 / 221

林黛玉为何要吃薛宝钗的醋 / 224

平儿是个好秘书 / 226

驳一驳贾宝玉的“纯洁”爱情 / 230

一路山水

南行散记 / 235

洛城飞花 / 241

丹水探幽 / 248

香严寺 / 255

朝鲜 你好吗 / 258

花洲书院 / 26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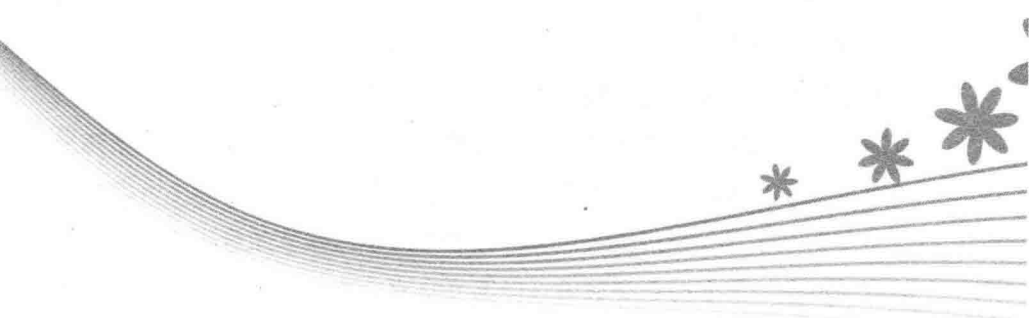
照相时要喊“发财” / 265

后记

怀旧是个暖词 / 267



城 市 慢 镜 头



城市 拒绝怀旧

二十年以前，一个时辰的工夫，骑着自行车就能把我们的城市转悠过来。那时候，街道远没现在宽阔，高层建筑稀少，街道两旁最好的个人住房是两层的红砖小楼。甚至，还有盖不起楼房的市民，住着破旧的木架结构老屋，跟农村的房子一样。车辆最为出眼的是经过改装的机制三轮，从街上加大油门，一溜烟飘过去，好不威风。拥有一辆摩托车，就曾经是我的梦想。比起现在家庭轿车的渐渐增多趋势，那时我们穷并快乐着。因为大家都以骑着崭新的自行车，为幸福的标准。

二十多年后，城市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中，渐渐脱去旧衣，焕发新颜。阔路，高楼，车流，霓虹灯，恍如人体的筋骨血脉，这些成了现代化城市的必备要素。甚至，麦当劳，肯德基，情人节，这些西方的舶来品也涌入小城，且打算长住下来。我们行走在街上，到处是人来人往的身影，川流不息的车辆，不绝于耳的叫卖声、喇叭声。

这就是物质化的城市。它有真实的心跳和鲜活的呼吸，是我们眼睛看得见的城市，内心触摸得到的城市。它拒绝怀旧。它张开胸怀，欢迎并包容那些热腾腾的潮流。高雅、媚俗、高尚、卑下，一律汇入看不见的洪流。来不及思考，来不及回味，一场又一场的更为迅猛的新鲜血液压迫过来，冲击着眼睛和心脏，令人一时眼花缭乱。

奔走在这热气腾腾的城市洪流中，我们被这样那样的责任或义务挟裹着向前，无法停下自己的步伐。一切新的势不可当地吞噬旧的一切。

就连英语中的“新”，也读作“new”，可见新的就是“牛”的！大街的两边是清一色石灰水泥包裹的楼房。牧歌与短笛的声音太弱，太过缥缈虚幻的田园梦，无法在物化的城市洪流中立足。只能作为一闪而过的记忆，被闪烁的霓虹灯驱赶至遥远的乡村。

但是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，每一座高楼里的每一扇窗，每一扇窗下的每一盏灯，每一盏灯前的每一个人，内心深处依然有个难以割舍的田园梦幻，它闲适，单纯，平淡，安宁，使我们的人生虽然艰难却有序地铺展开来。使我们在充满喧哗的道路上，可以不唯利，不媚人，不屈己，平平实实地走下去。

怀旧是需要成本的。物价上涨，怀旧的成本日渐高涨，怀旧的传统也就成了有钱人的专利。当农村刚刚吃上鱼肉，野菜却成了城市的饮食保健时尚；当农村刚刚解放体力歇口气，使用了机械化操作时，城市又用上了类似农耕的健身器；当乡村刚刚换上时尚的服饰，城市又倡导起全棉的健康观念；当耕地拔草的农人脚蹬沾着猪粪的皮鞋时，城市人开始青睐柔软舒坦的千层底布鞋……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村和城市，在某种美学领域交换了场地。

于是，我们走进茶座，寻找旧日的安静。原木色调的竹桌竹椅，氤氲的淡淡清茶，如有若无的轻音乐。落地的玻璃窗，将马路上的人车喧闹声隔在窗外，仿佛上演的无声电影里的一个个片段，或快或慢。现在，我们坐在帷幕后，那些充满怀旧气息的茶座中，品茶，谈论往事，慢慢品咂着生活赋予的辛酸或甜蜜。只能在城市的一个小小角落里，偶然做一次怀旧的人。

生活还要继续，时光总要流逝。我们要生存，我们要生活得更好一些，就要面对城市里的新，融入它怦怦跳动的活力。我们所能坚持的就是：关注脚下的每一步，走好脚下的每一步。

手机 手机

十多年以前，小城的手机用户要么是发财的大生意人，做小生意的玩不起，要么是公款消费的一定级别的领导。手机动辄一万多元，按照那时的工资水准，我等工薪阶层是吃不消的。偶然见到一个手持手机的人，炫耀似的对着手机大声说着话，心头总掠过羡慕夹杂着反感的矛盾情绪。那时候，世纪末的浮躁笼罩着一切，人们既羡慕现代化的通讯手机，又对它配套的高额消费望尘莫及，可以说是又恨又爱。其中最流行的一个故事是：代表中国经济最前沿的深圳，一上街买菜的老太太拿着手机往家打电话，问家人喜欢吃什么菜，需要买什么。令大部分温饱阶段的人们好生羡慕！

如今，日新月异的发展，使得手机终于达到了想象中的普及。不仅买菜的持有手机，捡垃圾的也有了这个工具。在城市，手机几乎像钥匙一样，须臾离不得身。钥匙是人们进门的关卡，而手机，在看不见的电子波组成的天罗地网中，有了精确的定位。人们，持有手机的主人，居于这无数条经线和纬线交织的坐标上。

我们疲命奔波在手机呼叫的社会关系网中。一遍遍地追问：你是谁？有什么事？就像被卡住的旧式唱片机，唱针反复地停留在这样的问句上，被动或主动等待别人给自己派定忙碌。电波认真地传递喧嚣，手机忠诚地复制烦恼。在行色匆匆的下班路上，我们被单位调转回头；在睡意正酣的深夜，被上司斩钉截铁地拎起；在假期节日，被

扯进酒局赌场……我们无处藏身，就这样被手机众目睽睽地牵来牵去，身不由己。

如果手机换号，我们又主动地通知周围的人。或许是人性的弱点，我们一方面制造遗忘，一方面又怕被人遗忘。

手机时代，如果我们消失，也只有我们愿意消失，我们才关闭手机，我们才能主动消失。只要你不愿意消失，你可以时刻将手机的绳子交给你认识或不认识的人，那些人会随时拉一下绳子，使你时刻处于熟悉或陌生人的掌控之中，让你不得安宁。

当然，手机给人们带来些许烦恼的同时，也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。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避免了面对面的窘迫。调个小情，撒个小谎，全仗了这种只闻其音、不见其人的尤物。一本时尚杂志讲了一个故事：一对年轻男女，因误发短信而相识、恋爱、结婚。两地分居的他们平时用手机通话，短信聊天，浓情蜜意。及至团聚，人还是那个人，却发现面对面无话可说。僵持半月之后，以离婚收场。原来手机制造的距离，竟是感情的黏合剂。真是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。

除了基本的通话功能外，应时而生的红段子、黄段子乃至黑段子短信，成为人们闲暇之余的调味品。短信的费用低廉，且有转发复制的功能。平时上不得台面的语言，都可以以短信的形式转发。据报道，某市为倡导健康的短信，抵制黄段子污染眼球，组织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红段子创作比赛，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健康的红段子，广为流传。

短信问候在节假日时更被推崇。温馨、亲切、活泼的问候随着短信的发送，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。然而大多数人不愿动脑，只是简单地转发千篇一律的内容，令收读的人索然无味。反倒是那些带些许色彩的小段子，因其精辟、精练、精当，被当作“三精”牌短信快速转发，它挑战传统的思维，看似荒诞的背后，用其深厚的民间智慧，揭开生活的实质，读后令人哑然失笑。它们大量地以活泼通俗的形式存在，在坊间悄悄流传，无毒、无副作用，给人们带来开心一笑。

如今的手机种类之繁多，功能之齐全，花样翻新之快，令人眼花缭乱。人们制造出手机来提高生活的便利性，手机也在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。茫茫人海，一个电话就把二人的距离缩短如在眼前。不知道人们之间的距离因为手机的存在，是变得远了？还是更近了？我们更加便利的同时，不知道又会衍生出什么细微的不和谐？

公交车掠影

单位迁至城东以后，离我家住的地方足有八里之远。对于大城市而言，八里地甚至是相当近，但对于一个县级市来说，八里地真够远了。好在1路公交车刚好从我家不远处经过，直达单位，一元钱解决了路途之难，免却了自己的风霜雪雨之忧。

坐公交车，喜欢坐在挨窗的位子，随着晃晃荡荡的车身，看来来往往如蚂蚁般的过街行人，从马路边绿化植物带随意穿行；上去下来的乘客，短暂的路途，简洁的对话，在车门哐当声中，恍如电影中场景的变换，就从城市的一角移到了另一角。途经的散发着市井气息的见闻多多，有的也颇有趣味。

一次在东关的路边，上来一个老妇人，约有六十岁的样子，头发凌乱花白。和她同时上车来的，还有一辆破旧的自行车，可能是她骑车太累了，半途才坐上公交的。上车后，她一直站在车门口，扶着她的破自行车，眼睛里露出歉意或是一点自卑，总之她只是向后扫了一眼，就侧着身子向窗外看。没有人让座。我坐在车后排，看她面熟，好像认识啊。再一想，知道了，她就是那个经常在古城路街边叫卖日常纺织品的商贩，用小喇叭叫的。二十年前，她也算是先富起来的一批，那时我们的工资好低啊，一个月不到二百元。我曾经到她的小摊上买过东西，她在小摊边对着小喇叭不知疲倦地促销，引得路人竞相购买。那时候她就是四十出头的样子，伶牙俐齿，笑面迎人。可是现在，她的头发花白

稀疏，松松地拢个马尾，苍老、倦怠写在脸上。时光弄人呵。想那时自己也才二十岁左右，没事骑着自行车在街上东张西望，经常在她地摊上购物，还兴高采烈地对白，那真是一段兜里没钱也穷快活的日子。年轻，总以为来日方长，似乎总有挥洒不完的岁月……

突然想起一句歌词：“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？是不是一样没烦恼？”。

但是，看她的苍老和疲惫，似乎不太如人意。好在她是一个吃苦肯干的人，生活应该不错吧！

不禁有点怅然。好歹我和她也算是有渊源的熟人了。想让座，看看前边还有几个十几、二十来岁的，自己也不好意思装高尚，其实不是装的，是想真高尚。只好在离家还有两站路时，就提前下车了。到车门口时，专门对老妇人示意让她去坐座位。

只是一次偶然的相遇，勾起了我多年前的回忆。想着在这样横贯城市的线路中，会同时行走着多少人的悲喜或欢欣、挫败或伤害、疾病或伤痛，种种情绪纠结的日子，如公交车轮的转动，不疾不缓。

还是一次下班在1路车上，在佳美超市门口，上来一个带小孩的五十来岁的妇女，上得车来，就向投币箱塞进去一个硬币，发出金属的声响。未待这名妇女坐下，公交司机扭头对她说：你重新投币吧，刚才的是一毛的。女的含混地反驳了一句，司机把头扭向前方，肯定地说：一块的声音我闭着眼睛都能听出来。女的乖乖又投了一个一元的硬币。我坐在门口位置，刚好能看清这名妇女投机取巧被识破的尴尬，觉得挺好笑。同时也佩服公交司机，真是行行出状元哪，单凭耳朵，就听出了币值。

或许因为之前的插曲，没人给她让座，只是那个无辜的小孩在她旁边站着，用怯怯的眼神看四周。只一站路，这名妇女就匆匆下车了，似乎感到不好意思了。

经常乘坐公交车，从来没有遇到过小偷。或许社会发展了，有钱人大都开上了私家车，坐公交的，都不是有钱人，小偷不屑于下手。或许

人们的防范意识增强了，小偷无机可乘。考验大众道德的尴尬情景——一车人坐视扒手得逞而无人吱声，或激励过无数人的警察抓小偷的情景没看到上演过。

我经常乘坐的线路，因为终点站是学校，周末时拥挤不堪。一次我没注意赶上了周末乘坐，挤得人喘不过气来。站在车上，手抓吊环保持平衡，仔细一看，吊牌上印着一个笑脸迎人的漂亮女护士，旁边写着硕大的：无痛人流。环视四周，站着的就是高中的青少年男女学生，手里都抓着“无痛人流”的吊牌随着车身一路晃荡着。不是周末的时候，这些公交车比较冷清，座位不一定能坐满，那些“无痛人流”吊牌就在人们头顶晃来晃去。某某妇产医院的广告真厉害啊，似乎是把隐私拿来当街叫卖，想想不禁哑然失笑。

一段时间，因为修路的关系，公交线路改道。坐车到火车站，途经仲景路城河边。那时候正值冬季，城河水混浊淤积，水面漂浮一层灰渍。河边的柳树叶子已经彻底落尽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柳条在寒风中打晃。城市的四季不尽分明，马路两边通常只栽种着四季常青的树木，在北方干冷的尘埃里蒙上一层灰色。沿着仲景路城河的另一边，高楼四起，原来的两层门面房被拆除重建，连普通的小院式住宅也被开发成了难见阳光的高层楼房。城市的空间到底有多大？居住在这里的人视线有多远？而尚未拆建的旧房子被挤压在窄窄的街边，不禁产生“载载子立”的寒酸感。

在临近春节的日子里，仲景路和三贤路交叉口经常堵车。那个路口没有红绿灯，交通拥挤时，有交警专门赶来疏导。那一天，我坐在公交车上，堵车，无聊，于是扭头看窗外。除了我乘坐的一辆公交车，拥堵的几乎都是小轿车。卡在车流缝隙里的人，有一个骑着破旧自行车的男孩，脚上穿着一双与天气不符的胶鞋，看上去二十岁左右，戴着黑框近视镜，脸上有焦急无奈，还有一丝不敢发言的胆怯。我猜想他是个农村的孩子。他的自行车前篓里放着两本书，书页有些发黄，似乎是从旧书

摊上淘来的。交警疏导了一条通路，堵死的车流开始蠕动，一辆黑色的越野车快速地挤上来，刚好堵在这个男孩的自行车前，我看到了男孩的紧张和惶恐，车子斜压在他自己的身上，他只是抿着嘴唇忍着，让那辆黑色的越野车轰隆隆贴着他的身子扬长而去。不知道这一刻，这个夹在缝隙里的男孩，心里面有没有被城市伤害的疼痛。或许只有回到他的农村，在接纳并养育他的一方泥土里，在发黄的旧书页里，找到那些来自泥土的宽厚和温暖，并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安稳静好。

从小西关到店子口，是我刚刚上班时经常走的线路，其中变化最大的是穆斯林的清真寺，外观更漂亮，更有民族特色了，其他沿街的门面二十年没多大的改变。记忆最深的是每天早晨，我骑着自行车上班，走在刚刚洒过水的马路上，头顶的广播里一直放着孟庭苇的歌，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《你看你看月亮的脸》，都是我喜欢的歌。那时候很年轻，孟庭苇干干净净的歌声伴着轻快的单车从街道穿过，脚底生风，心情轻松，那种感觉真好。那时候真是想不到，若干年后，私家车数量之多，会造成拥堵。

坐在车里，隔着玻璃，看别人的悲喜，犹似隔了一层时空，有着不相干的意味，却同时又有对时光或世事的悲悯。这些人或事，刻着自己的记忆，在恍惚中常常使我与过去的某一片段狭路相逢，或与某种情绪撞个满怀。

古城广场

小时候我对城市的向往，是源于电影的镜头吸引。偏居在乡村一角，对城市的了解几乎只能借助于电影。那时候最喜欢的不是电影里人物的穿着，而是镜头里闪出的城市休闲广场。那里暖阳和煦，被父母牵着手的活泼的孩子，空中飘浮一个鲜艳的风筝，大人们闲散舒适的表情，平整干净的草坪间一个自动的浇水喷头，来回旋转，湿淋淋的清新空气……

古城广场的建成，更增加了邓州市和谐的城市气息。

古城广场在建成以前，水上楼是邓州市的一个标志性地理位置，可以说是小城的中心，象征着繁华或者拥挤。最深的记忆是城河里的臭水，在夏季散发的不容忽视的气味，以及过多的蚊虫苍蝇侵袭。每逢上下班的高峰时段，拥挤、杂乱这样的词汇常常从眼前掠过。似乎行人的脸都是灰色的。不过，这样的状况，在几年前改变了。

人都是善忘的。短短几年时间，回忆起以前的古城广场，即老水上楼，脑海里竟然模糊一片。好在还有一些无意中留下的旧照片，在闲暇时聊做一比，以慰怀旧。

原来的水上楼拆掉之后，损毁的城河重新修筑加固，河上架起了一座漂亮的石雕彩虹桥，美化了环境，也方便了行人。城河清淤之后，河水定期循环排放。又在广场挨着城河的一边建造起一座大型音乐喷泉。每逢节假日，经过专业精心编排的音乐响起，组合喷泉时而轻灵时而浑